

跨区域流播，多民族交流与地方性变体

——历史文本视野下的萨迦派护法神“宝帐怙主”*

当增吉

提 要：本文在大量文献解读的基础上，结合民间口头资料，对萨迦派宝帐护法神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同时也对该护法神在不同时间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神格、造像形态、社会功能及其修供仪轨作了分析和研究，以期能够从传承、文本、仪式、神格等多角度、多层次完整地呈现宝帐怙主的信仰流变图景。透过宝帐怙主信仰的流变过程，也可以窥见印、藏、汉、蒙多文化交流、文化共享的历史事实。

当增吉，民族学博士，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

主题词：宝帐怙主 大黑天 藏传佛教 护法神

引 言

护法神是藏传佛教庞大、复杂的神明体系中数目最为繁多的神明，不管是作为共同尊奉的佛教总护法，还是作为保障一方的地方神明，透过护法神这一神圣符号在不同国度、不同地方、民族的差异化的表述和叙事，我们可以捕捉到这些共享的神灵背后蕴含的深厚的历史、社会、文化信息，以及同一个神灵在跨区域流播过程中呈现出的一些地方性变体。关于藏区护法神的由来，佛经已经有了记载，《西藏王统记》中叙述了护法神之始源于观世音菩萨在无量光佛前的一次发愿起誓：我将度脱三界六道一切有情，登于安乐。特与雪域藏土一切有情，务将度其登于安乐之道。我为度诸难化众生，直至尚未悉趋解脱道前，纵极劳顿，亦不于刹那顷生恬静想。若或生之，我当头裂如阿扎迦苞，碎为十片。我身亦当如莲瓣，碎为千片。^①目睹在六道苦海中的世人周而复始、无穷无尽的轮回后，菩萨度尽众生的决心在刹那动摇之际，身裂千片。虽然无量光佛化现，用神力将碎片重新聚合为十一面千手千眼观世音，但为救度浊世众生的观世音心愿未了，于是自心间放出蓝色的“嚧”字，显现六臂大黑天怙主（མགོན་པོ་ལྷ་ཁྱེད།）来满足有情众生之愿，随之又出现诸佛加持的夜叉（གཞིན་གྱི་མཉེན།）、阎罗（ལྷ་ཁྱེད།）、罗刹（ལྷ་ཁྱེད།）、魔鬼（ལྷ་ཁྱེད།）、妖女（ལྷ་ཁྱེད།）等来助

怙主共同护法。^②可见在佛教经典中，大黑天是最初的护法神，是观世音菩萨悲心的忿像化身。但从诸多史料记载来看，普遍认为护法神是在莲花生大师降服藏地的妖魔鬼怪立誓护卫佛法后出现的，在这些被驯服的佛教的守护者和护持者中，大多数为藏族本土的原始神灵。

所谓护法神是指负责护卫佛法免受妖魔袭扰，维护佛教教义的完善的神灵，一般现怒相，手持兵器、脚踩佛法之敌。^③虽然护法神的外相多恐怖威猛，但佛教徒认为，护法神正是要靠这些恐怖之相来协助修行之人降伏战胜内外修持障碍，特别是内在的心魔，因为降伏内心的障碍远比外在的障碍更为重要。“降服”和“驯化”是护法神一个显著的目的，尤其是来自印度的这些外来的、“陌生的”护法神被迎请到西藏，通常呈现的是一个驯服当地的过程。这些护法神具有印度密教的显著特征，源自毗卢那佛（亦称大日如来，མཛེན་པོ་ལྷ་ཁྱེད།）传授而来的密宗，吸收印度南部民间信仰中的“诸天鬼神”作为佛教的保护神，且非常重视对护法神的供修传承、真言密咒、供修仪轨、修习次第等。佛教传入西藏后，印度的密宗也逐渐“在地化”，在完整地保留了印度密宗四部（事部、行部、瑜伽部、无上瑜伽部）修习形态的基础上，藏传佛教提倡在修习上要显密双修，先显后密，具有浓郁的西藏本土特色。

藏传佛教中的护法神种类繁多，既有显宗也有密宗的神灵。藏传佛教的护法神在藏语中称为 བཟུངས་སྤྱོད། ལྷ་མོ་མོན་པོ།，通常分为出世间护法（འཛིག་རྟེན་ལས་འདས་པའི་ལྷ།）和世间护法（འཛིག་རྟེན་གྱི་ལྷ།）两种。出世间护法指具有超大神力，且出离了六道轮回的高级神灵，比如大黑天（མགོན་པོ།）、吉祥天母（དཔལ་ལྷ་མོ།）等，多源于外来的印度婆罗门教和印度教，也有些护法神是自愿发心护持佛法；而世间护法神则是指仍有有情众生居住在今世的神灵，如阿尼玛卿山神（ཨ་མི་མཁའ་མཚོ།）、乃琼护法（གཙན་མཚོ།）等，大部分的神灵需要通过神巫之口传达其意志。^④ 世间护法神多为藏族本土的“地方神灵”，也有来自汉地、蒙古等民间信仰的神灵，总的来说这种世间和出世间的区别，也从另一个角度显示出了二者的不同宗教等级。显然，世间护法神由于至今仍受业力约束，在藏传佛教中地位较低。藏传佛教各教派既有共同尊崇的护法神，也有依据自己教派的发展历史及不同的因缘关系而各自倚重的护法神，如格鲁派较倚重阎罗法王（དམ་ཅན་ཚལ་གྱི་རྒྱལ་པོ། 文殊菩萨的化身），噶举派尊崇黑袍护法（མགོན་པོ་ཕྱག་གཉེན།），而萨迦派最为仰仗供奉的“内属神”则是本文所要讲述的宝帐怙主（མགོན་པོ་གུང།）。

宝帐怙主属于出世间护法神，有说是大日如来佛（ནམ་དབང་རྒྱ་མཚོ།）的化身，也有说是金刚大黑天（དཔལ་རྗེ་ཅེ་ནག་པོ་མཚོ་པོ།）的化身，其实两种说法并无大的出入，因为大日如来是密教最根本也至高无上的本尊，密宗所有佛和菩萨皆自大日如来所出。作为最早护法神的大黑天也是大日如来佛的化身，宝帐怙主在文献中多认为是大黑天的化身而记作“大黑金刚宝帐护法”（རྗེ་ཅེ་ནག་པོ་མཚོ་པོ་གུང་གི་མགོན་པོ།）。大黑天护法亦称玛哈嘎拉（མ་རྒྱལ་ལ། Mahakala），原为印度婆罗门教神明，后被收摄为密教神明，藏文经典中多记载大黑天是印度那烂陀寺最大的护法神王，在早期汉文经典中大黑天则写作摩诃迦罗、摩诃哥剌、麻曷葛拉、马哈刺、麻哈噶喇等，既有药神、食厨神之灵，同时还有战神之威力，财神之福祉。大约于7世纪传入中国，在唐代的《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疏》中对其已有详尽介绍，^⑤ 汉地江南地区则多将其视为财神供奉。作为萨迦派最重要的护法神，经过八思巴和胆巴国师的传播，大黑天护法神也备受元、明、清三朝推崇。^⑥ 在藏传佛教中，大黑天是众护法之首，各教派均有大黑天供修法会，其造像就有75种之多，属于第十等级的出世间神灵，既是护法神也是本尊神。大黑天不仅是藏传佛教萨迦

派所依止的最重要护法神，同时也被格鲁派、宁玛派、噶举派所推崇，本文所要讲述的宝帐怙主则是大黑天最主要的化身之一。萨迦派尤其注重对宝帐怙主的供奉，认为宝帐怙主是该派的特别保护神，其化身造像就有38种，数量超过了大黑天的其他化身相，足见其重要性。目前，学界对于大黑天的相关研究成果较为富足，但对于藏传佛教中大黑天化身的明细化研究还有待深耕，故本文将以藏传佛教中大黑天的主要化身宝帐护法神为研究对象，从历史、文本、民间传说等角度对其进行多维度的阐释和分析。

一、护法神宝帐怙主的由来及法脉传承

（一）宝帐怙主的来源

关于萨迦派护法神的由来，在《萨迦世系史》中载：相传阿底峡尊者来西藏时，看到萨迦本波日山前有两头野牛正在吃草，便预言此地未来有两尊玛哈嘎拉神建功立业，这便是萨迦派两位护法神的授记。阿底峡尊者同时预言，萨迦译师贡噶宁波^⑦、索南孜摩、扎巴坚赞是密宗事部三怙主（འཛིག་པོ་གསུམ་མགོན་པོ།）^⑧ 之化身。^⑨ 虽然这段在诸多史料中出现的传说指出了萨迦派大黑天护法是在阿底峡时代传入藏地，但并没有对护法神的法脉传承和造像形态进行明确描述。萨迦派僧人萨迦·洛珠嘉措在《福地萨迦》（དཔལ་ལྷ་མོ།）一书中对阿底峡尊者授记中的两位玛哈嘎拉进行了解说：两位萨迦派护法分别是宝帐怙主和具德怙主，并称宝帐怙主为大玛哈嘎拉，具德怙主即四面玛哈嘎拉或婆罗门护法为小玛哈嘎拉。^⑩

何谓宝帐怙主？这是一个需要指正说明的关键问题，因为目前有许多学者将宝帐怙主错误地指认为是蒙藏游牧地区帐篷的守护者，一些国外的学者也直接将其译为“Lord of the Tent”，加之宝帐怙主经过萨迦派的大力推广，在蒙古草原地区也是广泛流行，因此很多人就认为宝帐护法是专门保护帐篷的神灵。实际上宝帐怙主的本意并非如此，宝帐怙主，藏文写作“མགོན་པོ་གུང།”，其中“ལྷ་”的字面意思确实为幕帐、帐篷，但宝帐怙主中的“宝帐”指的是萨迦派秘法经典《金刚幕续》^⑪ 的守护者，故被称为宝帐怙主或金刚幕怙主，简称幕护者。宝帐怙主也是印度金刚座、那烂陀寺护法之主尊，同时也是吉祥喜金刚之事业尊。因此，坊间书籍中将宝帐怙主理解为“帐篷护法”是讹误。

萨迦派大德蒋贡阿米阿旺贡噶索南（འཇམ་གཞིན་གཤིན་འཛིན་འཕྲུལ་པ་དབང་ལྷ་མོ་འཕྲུལ་པ།）在解释宝帐怙主时说：

©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佛祖大金刚持（བཙུན་ལྷན་འདུས་དོན་འཛིན་ཆེན་པོ།）在讲授金刚宝帐续经时，大黑天幻化为其护法神，其身语意均出自金刚，是佛祖的化身。^⑫随后对经典当中宝帐怙主的出生、相貌、体态、性情、持物等描述经文进行了详细的解释：“生于叶字”，道出其种子和出生之情况；“一头两臂，黑肤力威，弯刀持颅盖，人头作项链，威严毗厉牙，身矮形庄严，鲜血口中流”，描述了护法神的身形、手持、姿态等；“妒师乱三宝，危害众生者”，说明了调教降服之对象；“断肢食鲜肉者，饮血大黑天，或坐头顶上，霎时碎万段”，道出其降伏法；“鲜花香燃料”指出其供养；“酒豆五肉五甘露，齐全食子供黑天”，说明其朵玛之物。^⑬

宝帐怙主的传承俱全“身语意”之所依，其“身”所依为孕育自佛祖手臂中的色巴如意宝（བསེ་འབག་ནག་པོ།）；“语”所依是写在黑色丝绸上并闪耀发光的蓝琉璃根本要义真言（གསལ་མ་གྲིས་པའི་དར་ནག།）；“意”所依是用铁刀做的九头金刚杵（ཟུགས་ཀྱི་དོན་ཅེ་ཅེ་དུལ་པ།）；功德事业所依为集中了修行和降服甚深秘诀的心形漆盒噶乌（བསེ་འབག་ཉེ་བའདྲ་བ།）。^⑭

宝帐怙主在西藏的传播则是大译师仁钦桑波（འོ་ལྷ་བ་ཆེན་པོ་འཛིན་ཆེན་བཟང་པོ།）的功德。据说，仁钦桑波在印度追随大班智达觉沃夏日达（བསྟོན་ཏུ་ཆེན་པོ་ཚོ་པོ་ཤུ།）学习佛法，依师尊在菩提迦叶的禅房修法时，曾亲眼目睹怙主化现。第一次怙主现身后，大神随即昏迷，醒来后再次看见怙主，而这次的怙主法体被喜金刚和胜乐法轮等环绕，似乎要隐入大译师的身体内，大译师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喜乐安定，并维持此禅定状态三日之久。醒来后，怙主再现并开口讲到：给我一个召唤的口号，为了保护佛法，我们将一起去西藏。此时的怙主昂首扩胸，边走边吟唱，仁钦桑波据此创作了怙主的大、小唱诵乐，大的唱诵乐“若琅玛”（རོ་ལང་མ་མ།）的传承现已断失。自此以后，宝帐怙主经常显现真身，与译师形影不离。^⑮大译师在禅修期间梦见一个黑色的女子深感不解，在上师的开示下持续诵念祈请真言，于是怙主在一日内从西藏飞回并告知大译师：“无碍，此为佛法在西藏昌盛的预兆。”遂与仁钦桑波一起前往西藏。^⑯

大译师仁钦桑波在印度的时期，正是佛教金刚乘发展的后期阶段，此时密教的修行法已经成熟，如喜金刚、自然乘、时轮乘修法等，而男女双修是最为显著的特点，宝帐怙主也有与自己对应的女伴神，常以双身显现，这些都说明宝帐怙主很有可能就是在这段时期出现的。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大黑天在西藏也有不同的造像，如宁玛

派尊崇的四臂双身大黑天、格鲁派崇信的六臂大黑天、噶举派推崇的二臂大黑天，但最初大黑天到西藏的形象是宝帐怙主的形貌，在蒙元宫廷及后来的明清皇家供奉的大黑天也多为宝帐怙主。在藏文经典中，仁钦桑波将自己在上路弘法中取得的卓越成就都归功于宝帐怙主护法神，说大译师因为有了宝帐护法神的护佑，那些肆无忌惮的藏区本土神鬼和苯波师开始逐渐衰弱并被降服，佛法才得以在西藏顺利发扬光大。^⑰可见，宝帐护法神对大译师仁钦桑波在西藏的威望和权威，以及规范西藏地方社会秩序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也说明宝帐怙主在西藏最初是作为整个佛教的保护神灵而供奉的，并非是某教派所专有的护法神，相较于大黑天的其他化身造像，宝帐怙主是大黑天最常见、最普遍的化身，流传较为广泛。

（二）色巴如意宝——宝帐怙主显灵圣物

佛教经典中记载的这个自佛陀手臂中孕育的“色巴如意宝”，藏文写作“བསེ་མཁོན་ཡིད་བཞིན་གྱི་རོང་བ།”或“བསེ་འབག”，是大译师仁钦桑波迎请到藏地的能自由飞翔的宝帐护法神，也称为“མཁོན་པོའི་འཆམ་སྐུ་བསེ་འབག་ནག་པོ་འཕུར་ཤིག།”。在许多相关汉文著述中，依照字面意思直接把“色巴如意宝”翻译为“黑面具”，虽然目前我们能看到的实物只有这副黑色的面具，实际上在藏文原文中的意思并非直指面具，而是在讲大黑天幻化的宝帐怙主法相，是指怙主显现的法体，所以一些文献中亦将该面具称为“羌古”（འཆམ་སྐུ།）。对此蒋贡阿米阿旺贡噶有详细的解释：所谓“色”（བསེ།）是因为怙主被迎请入藏后曾在阿里地区长期停留，当时象雄语将坚固的物体以“色”（བསེ།）字命名，虽然“色”（བསེ།）字本身有犀牛或皮革之意，但并不意味着护法神法体的材质是犀牛皮，而是一种坚硬的类似像纸浆一样的材料，故曰“色”。^⑱“巴”（འབག།）字意为面具，据传最初的宝帐怙主法体是从佛陀的手臂中冒出来的，佛陀亲自在印度菩提迦叶的禅房内对其进行开光圣化，并赐予其真言。初现的怙主服饰为如今跳宝帐怙主“羌姆”（འཆམ་སྐུ་ལྷ་སྐྱོད། 寺院法舞）时所戴的面具和所穿的法衣，故取名为“色巴”。作为一件充满神性的宗教器物，佛教徒相信怙主“羌姆”的面具和法衣不只是外现简单的物品，而是护法神附体的神灵本尊，“羌姆”仪式本身也是一种密宗的修供。这种对面具与法衣等圣物的信仰至今在藏区很多地方都能见到，比如，在萨迦寺以及后藏、四川等地的萨迦派寺院还有在长木头上高挂护法神的面具和法衣进行供

奉的仪式和习俗。



图 1 萨迦寺 冬季大黑天法会

关于“色巴如意宝”的由来另有一种说法，认为宝帐怙主是由印度班智达岱协德波（སྐབ་དཔོན་བདེ་ཅེན་བདག་པོ།）和陀增珠杰（མཛོ་འབྱེན་བྱུང་ཇེ།）两人手工塑造而成。传说佛陀涅槃后，一位印度的法王给书信友人——匈奴国王寄送了画有脚踏心脏图案的无缝隙绸缎，匈奴王误解为这是挑衅，盛怒之下领象兵攻打印度。当敌人的队伍快到菩提迦叶时，所有班智达闻风逃窜，忽见宝帐怙主肩挂甘哲木杖逃往深林，于是责问：“怙主您是金刚持授命，僧众时刻供奉的保护佛法、惩戒毁坏佛法者的护法神，怎么可以这样仓惶逃命呢？”怙主答曰：“该王集聚阎王九十万福祉，现在还不是我能惩戒的时候。时机成熟时，我自然会为你们报仇。”不久后，匈奴王因为好奇将菩提迦叶神庙内的佛祖像钻孔捣毁，他的福祉随着佛像掉落的尘土瞬间灰飞烟灭，于是宝帐护法亲自结束了匈奴王的性命，并将其尸体扔在众班智达面前说：“扒了他的皮做一个和我一模一样的像，此像与我无分别。”授命的班智达岱协德波和陀增珠杰等一起制作了护法神像。这一神像以邪恶的匈奴王的人皮作“色”，做了宝帐怙主的面具和上身，又以其骨肉制作手臂，以头骨作为配饰。神像制作完成之时天空突然喜降蓝色的花朵并没入神像体内，也有说是护法神显现而飞隐入神像体内，于是黑色的神像散发出像火一样的光芒。因为神像的材质为“色”（人皮），故称“色巴”（བསེ་འབག།）；又因神像法体为黑色，故称“那波”（ནག་པོ།），为了保护佛法在西藏的昌盛而自行飞翔，故称“会飞”（འཕུར་ཤིང།）。^⑩这则传说虽然听着恐怖，但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宝帐护法神鲜活的人格特性，当遇到比他更强悍的对手，会像人一样仓皇逃跑，但到时机成熟时，就会凶狠地报仇雪恨。

据说宝帐怙主的这个“色巴”威力非凡，有次萨迦本钦项仁（དཔོན་ཚེན་མེད་ལྷོ།）自作主张为面具

换了一个银质的脖套，“色巴”立马显现怨怒之色，本钦的脖子顷刻间肿胀起来几近丧命，迅速拆除脖套后，方才起死回生，于是本钦专门献礼感恩怙主。怙主的“色巴”会根据不同身份的人和不同层次的供养变换不同的颜色，展示不同的神力。^⑪这个带有神圣灵力的黑“色巴”作为萨迦寺的重要镇寺圣物，被萨钦供奉在萨迦北寺果荣寝宫内（སྐོ་ཐམ་གཞིམ་ཕྱི་ལ་དཀར་པོ།）的护法殿内（སྐོ་ཐམ་མགོན་ཁང།）。在藏族民间有“噶厦政府有权，萨迦有护法。不怕萨迦的人，就怕萨迦的护法”的说法，足见宝帐护法神的无边神威。可惜的是，该圣物在“文革”时遗失。

怙主的皮面具后来逐渐以泥面具取代了，很多寺院的“羌姆”仪式中也都有宝帐怙主的法舞，在笔者的老家热贡隆务寺每年农历正月大法会上的“羌姆”中，宝帐怙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在寺院这个神圣的场域中，舞者在头戴面具，身着舞服的那一刻，已不再是他自己，而是被护法神附身的载体，观众看到的就是护法神本尊。

（三）法脉传承——宝帐怙主与萨迦派

萨迦派经典《吉祥喜金刚续》（དཔལ་གྱི་དོན་ལྷོ་རྒྱུ།）部的《空行金刚宝帐续第十五品》（འཕགས་མ་མཁའ་འཕྲོ་མ་དོན་གྱི་བུ་བའི་རྒྱུ་གྱུ་པོའི་ལཱ་བཙོ་ལྷ་པ།）中专门对宝帐怙主在西藏的法门传承有清晰的记载。据载，宝帐怙主的法源最早可以推至莲花生大师时期，大师曾在桑耶寺为赞普赤松德赞、大臣占噶巴桑（སྐོ་པོ་བཟུ་ཀ་དཔལ་ལེན།）、堪布菩提萨埵（མཁའ་པོ་བོ་རྟེ་སྟེ།）、汉地大乘和尚摩诃衍那（བྱ་ནག་གི་ཉ་བར་མ་དུ་ཡ་ན།）等进行宝帐怙主十三尊曼陀罗的灌顶仪式，并将其诸多修持密咒伏藏隐匿于寺院的柱子底下和岗萨普波切（གངས་གསར་ཕུག་པོ་ཅེ།）等地，这些伏藏多为宝帐怙主布扎兄妹（བུ་ཉ་མིང་མེད།）供修法，布扎兄妹被莲花生大师任命为桑耶寺的门卫。^⑫到佛教后宏期，大译师仁钦桑波、阿底峡尊者、卓弥译师（འཕོག་མེ་ལོ་ལྷ་བ་ཤུག་ལེ་ཤེ།）、巴日瓦译师（བ་འེ་ལོ་ལོ་ལོ་བ་འེན་ཅེན་གསལ་བ།）、吉觉译师（གྱི་ཚོ་ལོ་ལོ་ལོ་བ་འོད་ཟེ།）、桂译师（འགོ་ལོ་ལོ་ལོ་བ་ལུག་པ་ལྷ་ས་བཙོ་ལ།）、玛尔巴（མངའ་བདག་མར་པ་རྫོ་བ།）、吉姜译师（གྱི་ཚོ་ལོ་ལོ་ལོ་བ་དབུ་དཀར།）、班智达纳吉仁波切（བསྟོན་ཉ་ནགས་ཀྱི་རིན་པོ་ཅེ།）和班智达嘉伯杨（བསྟོན་ཉ་འཇམ་དཔལ་དབུ་དཀར།）等迎请的诸善知识都曾承袭宝帐怙主的法门。^⑬其中，大译师仁钦桑波、玛尔巴译师（མར་པ་ལོ་ལོ་བ།）一脉是广为人知且被认可的。

宝帐怙主在西藏的法门传承还有一脉是源自卓弥译师的弟子吉姜译师。此脉最早源于印度婆罗门秋塞（ཐུ་ཤེ་མཚོ།），后传给弟子班智达拉东

达巴杂尔(བཞི་ཏུ་ཆེན་པོ་ལཱི་ཏུ་བཟོ།), 再传给德绰那波若增(དུར་ཁོད་ནག་པོ་རོ་འཛིན།), 后吉姜译师将此脉传承带至西藏上部传给麦译师(མཁའ་ལོ་ལྷ་པ།)、智格端巴(གྲུག་སྟོན་པ།)、杰麦觉丹(བྱེ་མེད་ཚོ་གདན།)、杰仁波切(ཆེ་རིན་པོ་ཆེ།)、登端罗智扎(གཏུམ་སྟོན་མོ་ཤོས་གཤགས།), 这一法脉传承也称为“堆派”(སྟོན་ལུགས།)。在弘法过程中由吉姜译师传给麦译师, 再由麦译师传给萨钦贡噶宁波, 这一法门也被称为吉姜流派(བྱེ་མེད་ལུགས།), 萨迦派至今保留有该派完整的一卷关于护法十七神的灌顶、历史、续释、修仪轨、教言等内容的经卷。^⑤虽然对于此脉的正统性被个别大僧大德质疑, 但萨迦派一直认同并传承延续着这一流派。

综上所述, 宝帐怙主于佛教在西藏传播初期就已经随着莲花生大师入藏, 是作为佛教的共同护法者从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耶来到西藏的, 而真正被明确记载并广泛传播是在仁钦桑波时期, 在随后的传承过程中, 被萨迦派特别尊崇供奉, 成为了该派的最重要的护法神。宝帐怙主在萨迦派的法脉传承主要分为4支: 第一支是喇嘛巴日瓦译师(ལྷ་མཁའ་བའི་ལོ་ལྷ་བའི་ཆེན་གཤགས་པ།)一脉, 由印度大成就者多吉丹巴(དོ་རྗེ་གདན་པ།)传授; 第二支是卓弥译师一脉, 由喇嘛项贡巴瓦(ལྷ་མཁའ་ལྷན་དགོན་པ།)传承, 源自道果祖师毗瓦巴(སློབ་དཔོན་དཔལ་ལྷན་ཚོས་སྐྱོད་ངམ་བུ་མ་པ།); 第三支是喇嘛麦译师一脉, 源自印度大成就者婆罗门秋塞传出; 第四支是喀且班智达释迦室利(ལ་ཆེད་བཞི་ཏུ་ཆེན་པོ་ཤུག་རྗེ།)的传承。前三支均由萨钦传承, 第四支是有由释迦室利传给萨迦班智达。在这四大传承中, 以麦译师的传承最为齐全, 其灌顶仪轨最为完备, 教导口诀也最为精深。

据《萨迦世系史》载, 萨迦派的宝帐怙主法脉始于萨钦贡噶宁波时代, 巴日瓦译师受萨钦母亲之托, 为萨钦传授文殊菩萨及萨迦不共金刚等教法, 并代替尚年幼的贡噶宁波任萨迦寺住持8年。在此期间, 萨钦贡噶宁波则依止著名的巴日瓦译师广学显密教法, 巴日瓦译师向其传授了金刚怙主如意宝(མགོན་པོའི་བཀའ་བབས་བཞིའི་ནང་ཚན་གྱི་སྐུའི་བཀའ་བབས་དོ་མགོན་ཡིད་བཞིན་གྱི་རོང་བ།)的修行法门。巴日瓦译师圆寂后, 萨钦先后依止卓弥译师、麦译师、昆·吉秋瓦扎拉拔(འཕོན་སྐྱེ་ཐུབ་དབུ་ལྷ་འབད།)听闻了百种传承修法等修法类、具德喜金刚三续部类、胜乐会众和弟子类、大小护法类等诸法。作为上师的得意门生, 麦译师在传授教法的同时还赐给萨钦宝帐怙主的事业祈请文、黑哈达、九股金刚杵以及会飞的怙主身所依的色巴如意宝和血写的根本咒语等。据说麦译师亲自对依止的宝帐怙主神像说道: “我已经

年老了, 无需你的帮助了, 从今日起, 你就随萨迦昆氏这个人去吧!”^⑥, 随后将这尊怙主像交给了萨钦贡噶宁波。据说宝帐怙主的色巴如意宝是4个人才能抱得动的巨像, 而萨钦却一人把这尊巨像扛回了萨迦。从此, 萨迦历代父子、师徒都把宝帐怙主当做本派最主要的护法来供奉, 并以口耳相传的形式传承了其教言, 他们坚信该派能够得以发展至今都是因为宝帐怙主的护佑。除宝帐怙主外, 被供奉于萨迦寺幻化大雄宝殿(སྐུ་པའི་ལྷ་ཁང་ཆེན་མོ།)的秘密护法殿内(གསང་བའི་མགོན་ཁང་།)的还有婆罗门护法(དཔལ་མགོན་བམ་ཟེའི་གཟུགས་ཅན།), 以及宝帐护法八神: 独髻母、吉祥天母、布查那保(ཕུ་ཅན་གཤོ།)、巴扎那波(ལྷ་ཅན་གཤོ།)、布查妹妹、夜叉和夜叉女(གཞོན་སྐྱེན་ལལ་ལུས།)、妹森姆查米玛(མིང་མོ་ལྷག་མིག་མ།), 这八尊即为萨迦派宝帐怙主的八大眷属(འཁོར་ཚོགས་ལྷ་བཟུང།)。^⑦另外该护法殿内还有萨迦法王制服并用铁链紧锁的西藏著名的萨迦巴嫫(萨迦魔女འབའ་མོ།)色吉(མིད་སྐྱེད།)、香雄多杰普尺(གངས་ལུང་དོ་རྗེ་བུ་ལྷོ།)和南喀卓玛(ནམ་མཁའ་སྐྱོ་མ།)三尊。在宝帐怙主的八大眷属中, 藏传佛教最重要的女护法神吉祥天母被认为是宝帐怙主的姐姐或者说是伴神, 萨迦寺吉祥天母护法殿萨林寺(བསམ་བཞིན་དགོན།)相传就是姐姐吉祥天母来看望弟弟怙主后住下来而形成神殿。^⑧

在萨迦寺内供奉有四尊传世的大黑天圣像, 其中三尊均为宝帐怙主像。第一尊为炭木宝帐怙主像, 据说该像是印度大成就者婆罗门秋塞圆寂后法体火化时, 在未燃尽的炭木中出现的, 由大译师仁钦桑波带到西藏, 后传至萨钦贡噶宁波, 供在萨迦北寺的旧乌孜殿内。第二尊为名为“如意满愿宝”宝帐怙主石像, 该石像雕刻精细, 怙主的伴神也清晰可辨, 据传是天然形成像, 由巴日瓦译师传给萨钦, 供在萨迦寺的细脱拉章扎巴洛珠的禅房内。第三尊是血画的怙主像, 是用印度大成就者婆罗门秋塞的鼻血绘成, 故加持力极强, 后传至八思巴手中, 供在萨迦北寺新乌孜殿顶层坛城殿内。第四尊为尸面宝帐怙主漆面上身像, 也就是“色巴如意宝”, 由麦译师传给萨钦。^⑨

(四) 宝帐怙主的相关经典

宝帐怙主经部源自印度, 由麦译师从印藏三位上师处受取, 其中最主要的是受之于扎顶巴元丹慈城(བཀའ་རྒྱུང་པ་ཡོན་ཏན་ཐུལ་འཛིན།), 再传给了大译师仁钦桑波。此传承法又分为教言传承和法藏传承(བཀའ་གཏོར་གྱི་བཟུང་པ་གཉིས།)。关于教言传承的历史有大金刚持、金刚大黑天等多种名目, 大乐方便之门为

于迦纳桑德（རྣམ་ཐོན་པོ་ལྷ་མོ།），后洛迫桑布（ལོ་ལོ་མོ་བཟང་པོ།）听受并传授的尸林主和尸林母（དུར་ཁྲོད་བདག་པོ་ཡབ་ཡུམ།）；还有宝帐护法金刚（ལྷ་རྩེ་མོ།）、持挺护法（དཔལ་མགོན་པོ་ལོང་པག་མཉམས།）、挺库护法（མགོན་པོ་ལོང་པག་མཉམས།）、独雄持刀护法（མགོན་པོ་གི་གུག་དཔལ་ལག་ཅིག།）、四合护法（མགོན་པོ་བཞི་ལྷ་གསལ།）、扎拉护法（བཀའ་སྲུང་བཟག་ལྷ་མགོན་པོ།）；《护法真现续》中所出的四臂智慧护法（མགོན་པོ་མཛོད་རྒྱུད་གི་རྒྱུད་ནས་གསུངས་པའི་ཡེ་ཤེས་ཀྱི་མགོན་པོ་ཕྱག་བཞི་བ།）；经贤德甘日巴（གཞི་གཞུང་།）和努桑杰益西（གཞུང་མངས་རྒྱལ་ཡེ་ཤེས།）传下来的骑虎怙主（མགོན་པོ་རྟ་མཚན་པོ།）；由班智达贤德甘日巴传给萨钦，再由此传入的具善护法三尊（མགོན་པོ་ལེགས་ལྷན་མཛེད་གསུམ།）；婆罗门秋塞传于阿底峡，再传至仲敦巴而来的护法光华大天·阿底峡派（མགོན་པོ་ལྷ་མཚན་དཔལ་ལབར་ཚོ་བའི་ལྷ་གསལ།）、南西持刀护法（ལྷ་རྩེ་མོ་གི་གུག་དཔལ་ལག་ཅིག།）、铜刀护法十七众·阿底峡派（མགོན་པོ་ཐངས་གི་ཐན་ལྷ་བཟུ་བདུན་མཛོ་བའི་ལྷ་གསལ།）；由喀且班钦（ཁ་ཚེའི་པམ་མཚན།）传给绰普贤百华译师（ཚོ་ཕུ་ལོ་ཚོ་བ་བླ་མ་པའི་དཔལ་ལ།）传入的持刀护法·喀且班钦派（མགོན་པོ་གི་གུག་ཁ་ཚེའི་པམ་མཚན་ལྷ་གསལ།）；由德洛巴传于加纳达瓦（རྣམ་ཐོན་པོ།），再由桑杰弘（མངས་རྒྱལ་དཔོན།）传入的持刀护法九众·加纳派（མགོན་པོ་གི་གུག་ལྷ་དུ་ལྷ་མཚན་པའི་ལྷ་གསལ།）；婆罗门秋塞传给聂译师（གཉེས་པོ་ཚོ་བ།）的双身智亥护法·聂派（ལྷ་མཚན་མགོན་པོ་ལྷ་མཚན་དཔལ་ལྷ་གསལ།）、持刀双修护法（མགོན་པོ་དྲུག་གི་གུག་ལྷ་གསལ་རྒྱུབ་མཉམས།）、徒步智亥护法（མགོན་པོ་དྲུག་ལྷ་མཚན་པའི་ལྷ་གསལ།）、智亥中性护法（མགོན་པོ་དྲུག་ལྷ་མཚན་པའི་ལྷ་གསལ།）；自达那桑支达（རྣམ་ཐོན་པོ།）传给努贤百华（གཞུང་མངས་རྒྱལ་བའི་དཔལ་ལ།）的夺命智亥护法·塔波派（མགོན་པོ་དྲུག་དཔལ་ལོང་ལྷ་གསལ།）；龙树大师传给阿底峡，再由仲敦巴传入的智亥骑狮护法（མགོན་པོ་དྲུག་ལོང་བཞིན་ཚོ་བའི་ལྷ་གསལ།）；传自塔波大师的智亥牛面护法（མགོན་པོ་དྲུག་ལོང་ལོང་ལྷ་མཚན།）；由达那桑支达和景噶绕（ལྷུན་དགའ་རབ།）传入的密修罗刹面护法（མགོན་པོ་དྲུག་དཔལ་ལྷ་གསལ་གྱི་ལྷ་མཚན།）、二臂红挺护法（མགོན་པོ་ལོང་པམ་ལྷ་གཉེས་པ།）、扎拉护法（བཀའ་སྲུང་བཟག་ལྷ་མགོན་པོ།），《护法真现续》所出四臂智慧护法（མགོན་པོ་མཛོད་རྒྱུད་གི་རྒྱུད་ནས་གསུངས་པའི་ཡེ་ཤེས་ཀྱི་མགོན་པོ་ཕྱག་བཞི་བ།）^④

（二）宝帐怙主的造像

从现有的图像资料来看，在元、明、清宫廷中和民间流传的大黑天像基本大多为宝帐怙主像。宝帐怙主的具体形象为：“怙主居住在墓地，以矮胖之身立于尸体之上，全身为黑色，一面双臂，右手挥舞弯刀，左手执盛满血的头盖骨碗于胸前。双手的臂弯执幻化宝杖（ལྷ་རྩེ་མོ་གི་ལྷ།）^⑤；生有三只慧眼，獠牙外龇，黄发卷曲；五顶骷髅头骨为冠，五十颗滴血人头为璎珞，以六种骨头、蛇为配饰，虎皮为裙，披各色丝质法衣。”^⑥

“在宝帐兄妹护法的右边是一只黑色鸟，他的左边是一只黑色的狗，后边是一匹黑色的狼，前面

是一个黑色的人。他的伴神有蓝色的女神独髻母（ཞི་གཙུག་མོ།），她站在主神的右侧，生有一面二手，双手置胸前，捧着装满甘露的容器。她上身穿白丝制成的衣服，下身是虎皮围裙。头发挽成单个的发辮，向左梳理。女神呈怒相。另一位伴神是吉祥天女欲界自在女神（དཔལ་ལྷན་ལྷ་མོ་འདོད་པའི་ལམ་གྱི་དབང་ལྷ་མོ།）^⑦。“女神全身蓝黑色，以驴为坐骑，一面四臂，左手执剑和满血的头盖骨碗，右手执长矛和三叉戟。头戴五个骷髅头骨冠，佩戴五十颗滴血人头做的花环，六种骨头做配饰。上身着象皮，下身穿牛皮裙，披着丝质法衣，以鲁神为腰带。女神口咬僵尸，龇牙咧嘴；左耳挂毒蛇，右耳戴狮子，全身以鲜血、油脂、灰尘包裹，身形消瘦，肚脐中射出日月，玛姆（མམ་མོ།）、空行母（མཁའ་འགོ་མོ།）和夏萨本德（ཤ་ས་འབྲུ་མོ།）”^⑧

透过以上的形象描述，我们可以总结出宝帐怙主的几个典型形象特征：

1. 黑色的一头两臂三眼忿怒相，脚踏尸体。
2. 配饰延续大黑天的形象，也是五骷髅冠、骷髅花环和以蛇为腰带、手镯、脚环等。
3. 其标志性的持物为宝杖木挺、金刚钺刀和盛血的头盖骨碗。
4. 四周有大鹏鸟、黑狗、黑狼、黑人等使者。
5. 有伴神，一般为吉祥天母和独髻母，另外金刚持以及大黑天的其他化身如骑虎大黑天，则随教派之别而不同。

关于宝帐怙主的这种形象的最早记载跟大译师仁钦桑波有关。相传仁钦桑波在印度菩提迦叶（རྫོང་གཤམ་པོ།）禅房修法时，“看到了大黑天化现，他身形矮胖，呈站立姿势，拿着一把弯刀在心口，双手握着宝杖（gandi, གཞི།）……”^⑨美国学者Emi Matsushita对此专门进行考证道：“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大译师（仁钦桑波）去印度之时，印度本土（大黑天）有如此的形象。”^⑩意大利著名学者图齐在谈到大黑天时说：“他是山神，是存留下来的土著神，由于其原始信仰不能被禁止，而被佛教所吸纳。”^⑪另，从西藏现存最早的12世纪的宝帐怙主唐卡（图2）来看，怙主身躯矮胖，手臂粗壮，佩戴的是缀有红珊瑚的双串金项链而非骷髅头项链，虽为怒相但并不是不敢让人直视的恐怖相貌，反而面部表情有种慈爱悲悯的感觉，仿似一位可爱憨厚的老人，很有人性化和藏族形貌特征，与13世纪尼泊尔印度风格的宝帐怙主的盛怒像有着很大的区别。可见，虽然大黑天的法门传承源